



画家林先动在山中写生。

海南画家的自然山水故事

文\图 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年少的时候，拼命地想去大城市，想去看更大的世界，以为山外面才最精彩。然而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归自然，在自然中寻找栖息地，找寻内心深处的心灵家园。

对许多生活在钢筋混凝土中的都市人来说，回归自然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对画家而言，自然是他们的缪斯女神，带给他们无尽的灵感。

在他们写生创作背后，都与自然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？

“实践派”画家 把画室搬进自然之中

近日，海南省美协的40余名画家自驾到五指山市水满乡、毛道乡写生，浩浩荡荡的车队，有辆小货车在一队商务车中显得格外特别，车主正是海南画家曾周。

户外写生时，画家一般随身携带基本画材与画架、可折叠的小板凳，最多再有把遮阳伞。一到写生目的地，曾周的小货车便显示出了优势：货车厢子里装满了写生所需用品，甚至装有厨具，随时可以开火做饭，活生生将画室搬进了自然。

“画家画画哪能不下乡呢，只有自然才是我们的老师，带给我们无尽的创作灵感。”曾周坦言，自己不仅要下乡，还要专找人迹罕至的偏僻之地进行写生创作，去感受原汁原味的大自然。感受自然是美好的，但这种体验过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浪漫，尤其是在海南山区热带雨林中，蚊虫肆虐，为此，山上的老百姓特地开发了可以随身携带的蚊香盒，以应付蚊子的“攻击”。

“像文昌福厚村的蚊子就只咬陌生人，不咬熟人，被咬过一轮就好了。”除了写生带来的绘画作品，采风还给了曾周许多与自然打交道的经验，他说起来一套套的。他认为，这样的一辆小货车是写生创作的刚需，他就是要把画室搬进自然中，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绘画创作。在所有人坚持不住暴晒的时候，曾周从车上拿下遮阳伞，撑起一片阴凉，无论是突如其来的暴雨，还是大太阳，都阻止不了他画画。

“浪漫派”画家 将自然“搬”进记忆中

如果看过印象派画家的写生作品，你一定很难找到相应的实景，比起

真实地记录描摹，他们更多地是为了表达一种情绪。画家林先动就是这样，比起带着画夹去自然中画速写，他更享受游历自然的过程，尽情享受身处自然之中的每一分钟。他愿意徜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，感受阳光照射进森林中的光影变幻。

林先动曾在五指山工作过十多年，对那的一草一木都饱含深情。“我喜欢不加人工痕迹的自然，虽然现在自然中也有建筑，但我创作时，会把这片去掉，把之前看到的那片田野放到这里。”林先动指着远处的五指山，描绘着自己心中的山水田园美景。

“我向往大自然，想做个隐士，这是我无法达成的梦想。”这种不可能的梦想，常常被他隐藏在画纸背后，让读者读出一丝空灵的禅味。林先动几乎走遍了海南的山山水水，可最打动他的，还是海南的大海。

他出生于临高，从小就看到海，看了半辈子，却怎样都看不够，每次看海都能看出不一样的体会。有时是听海，听海的声音，听海浪由远及近拍岸而至；有时是在海边看日出、日落，观察不同光线下海的颜色；有时则会看海上的云彩，在海水氤氲中，每一片云都与往常不同。

“学院派”画家 融入血液的自然精神

从十几岁学画画到现在，已过耳顺之年的王家儒，仍然活跃在写生队伍中。有人笑称他是画家写生队伍中资历最老的。王家儒有一颗年轻的心，正是这颗童心，使得他的风景画风格突出，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。

去大自然中采风，他会随身携带两件物品，一个是速写本，另一个是专门用来拍照的ipad，为了搜集创作素材。“你看这个树枝多么好看。”他望着一串长在一起的枝条，拿起速写本，站在热带雨林中，便开始画画。“一定要

是奇数，在一起才好看，分开了，变成偶数，就没现在那么有味道了。”

他喜欢讲述自然的故事，在他看来，大自然有无数的故事、无数的秘密等待你去挖掘。对王家儒来说，他看的既是山水，又不是山水，就像《论语》所言，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，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在其作品中，赋予自然山水某种品格，使其具有某种人文精神。在三亚，王家儒看着大小洞天的大树，他首先看到的是树上斑驳的伤痕，想到它是怎样与雷鸣雨电搏斗。那不止是自然的痕迹，还是大树的勋章与荣耀。

“这是新疆的胡杨，当时在新疆写生采风时就被其坚韧不拔的气质所折服。旷野中其伟岸的身躯淋浴着残阳，相当悲壮。我深受感动，回来后就迫不及待地创作出来。”在他的画作中，你能感受到自然不仅仅是自然，那是他的朋友，是他的知己，抑或是他自己，画出隐匿在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。

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是种什么关系？也许，王家儒用作品给出了最好的回答，只有理解与尊重，才能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，才能从自然中找到人类真正心灵家园。■



画家曾周在小货车旁写生。

“自然诗人”李少君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“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”，德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，后经海德格尔的哲学阐发，几乎成为所有人的共同向往。

“自然山水是诗歌永恒的源泉，是诗人灵感的来源。”对诗人李少君来说，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不仅是中国诗歌和艺术的一个定律，他更是用自己的行动与作品印证了这一定律，谱写出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曲。

来自自然的美育启蒙

李少君是海南建省后的第一批“闯海人”。1989年7月，大学毕业后，他不顾家人反对只身来到海南岛。作为湖南人，当年过海来琼时，火车一到湛江，他就被眼前的自然风光所打动，剑麻、椰子树，这些都是从小生活在内陆的人从未亲眼见过的，“到了海南，就更震惊了，我完全是被海南自然之美所打动，才留在海南。”

他在海南工作与生活了25年，到离开海口前往北京赴任《诗刊》副主编时，李少君几乎走遍了海南所有的热带雨林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他第一次去亚龙湾，那里一栋房子都没有，中午太阳很大，他们要躲到山洞里避暑，在山洞里吃点面包、罐头稍作休息。“那个时候完全是种野趣。”

他曾经把自己的诗歌概括为“湖海以远”。湖海，是指他生活过的湖南、湖北和海南。他从小长于风景秀美的湘江小城，就读于武汉大学。“湖南湖北以洞庭湖为界，在这里，我建立起关于江湖的概念，为人处世总带些江湖气。”对他来说，自然山水从来就是他的老师，启蒙他对于美、对于人生的概念。

“后来到了海南，天涯海角在人们心目中是最遥远的地方，也给予人无限的想象力。我向往远方，也在那里培养起了海阔天空的胸怀。”李少君对海南情有独钟，栖居海南的生活，不仅形成他对自然的直观的认识，还建构起他关于自然的信念，更是留下大量有关海南的诗歌文学作品。

在诗歌中找寻心灵的自然

“其实现代人都热爱自然向往自然，比如每年几千万人到处旅游、游山玩水，就可看出来，现代人并不反感抵制自然，在现代生活体制下，他们有一定被迫性，被现代生活方式绑架了，他们在无奈之余也会逃离或反抗。”李少君的诗歌在城市里有很多读者，而且很多是高级白领，虽然他们是离自然似乎最近完全城市化的一些人。“他们和我一样，都是想寻求一种对世俗生活的精神超越。”

近几年，李少君被一些评论家誉为“自然诗人”。“可能是我的诗歌中关于自然的内容比较多，大概有70%都是与自然有关。自然，确实是我诗歌写作的灵感来源地，甚至是我世界观、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参照物。我一直认为：自然，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最高价值。也是我的信仰来源。”

李少君认为，用文艺作品描绘海南自然，有利于更大范围地传播海南之美。就像俄国诗人普希金曾写下伟大的诗篇《致凯恩》，诗人那饱含激情的笔触不仅感动了凯恩女士，也感动了无数读者，以致于他们曾漫步过的密林小道，如今已成为一处名叫“凯恩小道”的旅游景点，吸引着无数诗迷来此追随诗人的脚步。■